

琴台

潘國森

童蒙求我

上文談到，易學的重點是「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，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。」《易》是占筮用的書，今天香港人到黃大仙祠求籤問事，就有點似易占了。黃大仙籤共一百條籤文，求籤的辦法是從籤筒中搖出一支竹籤，按籤號相關的詩和所問何事以斷吉凶。易占則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條爻辭和象數，內容自然比一廟的籤詩豐富多了。

商人用卜、周人用占，古時還沒有走入尋常百姓家。《左傳》說：「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。」凡祭祀和征伐，都由天子或一國諸侯向「史官」求問，古代史巫一家，占卜是他，記事也是他。接觸過《易經》的讀者都知有所謂「元亨利貞」，當代易學大師高亨先生認為「元亨」實是「大亨」，即是進行大型祭祀；「利貞」則是利於貞問之事。以此說貫通全經，其說甚是。至於以「元亨利貞」為「乾四德」，則是晚出之說。

「不疑不卜」、「凶事不卜」是日用易占的原則。不過在學習過程中總得要多練習，此時「不疑不卜」的戒條才可以放寬。「凶事不卜」簡單來說就是作奸犯科的事不可以占卜，因為這種壞事原本就不應該做。

「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」是什麼意思？簡而言之，學易者就是平時沒有疑難之事，亦要觀察易卦的象而玩味易卦的辭。然後欲有「大動作」而感疑惑時，就觀察易卦的變化而玩味易卦的占斷。

占問一國大事，原則上應由主持國事之人求問。若問香港前景或近事，最宜行政長官去問。不過近世西學東

漸，一國一方領導人不問蒼生問鬼神，或恣意來封建迷信之譏。不過民間有大量傳說，說道不少領導人和高商巨賈熱衷占卦算命看風水。那麼平民百姓可以占問軍國大事嗎？不在其位亦可問，但是神明的啟示會轉為此事對問者的影響和關係為主。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安子介先生曾經公開他占問香港前途的結果，安老曾任政協副主席，是國家領導人的級別，但是他的占問仍該以其本人或背景相近之人，與香港前途問題的關係去斷占。

是次占問，得出《蒙·六五》：「童蒙，吉。」時下許多人斷占都是望文生義，而且只抓住「吉」、「凶」、「無咎」、「悔亡」等斷占詞做文章，總忘記了一卦有一卦之卦德，一爻有一爻之象數。占得「蒙卦六五」，必須有童蒙之德，才可以獲吉。小孩子讀的《三字經》、《千字文》叫「蒙學」，即是典出「蒙卦」。如安老那樣有家有業的香港人，於當時面對香港前途，如童蒙般虛心學習則可以獲吉。因何有此說？「蒙卦」卦辭有云：「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。初筮告，再三瀆，瀆則不告。」此中「匪」即是「非」，全句譯成白話是：「不是我求問於不懂事的小孩，實是小孩問我。初次問會告訴他，再三問同一件事就是褻瀆，那就不告訴他了。」

中英談判後有十多年過渡期，然後是回歸二十年至今，有人吉，有人不吉。近年見到不少小童扮大人，扮老師的怪事，有似《西遊記》中的紅孩兒，如何可以獲吉？

(學易點滴之四)

發式

余似心

思念

其實思念一個人也很辛苦，無時無刻想知道他在做什麼？有沒有一些事情解決不了，需要給他點意見，但又不能夠立刻傾談，只好默默地等待，這種感覺其實很難受。

這是我最近跟一位要好的朋友傾談過後給自己的感覺。這個女性朋友早前在香港認識了一位德國的藝術家，認識的場合是在一個演唱會的後台，雖然不止是擦肩而過，兩人見面後也談了數分鐘，已經有一種很想加深認識對方的想法；這位德國藝術家之後當然回到自己的國家了，兩人只好透過在社交網站面書繼續保持聯繫。就算今天科技這麼發達，可以面對面見面的功能也不少，但總比不上真的在同一地方會面的真實。這一點我完全可體會到的。

其實大家雖然身處在地球不同的地方，只要各自為自己的目標努力邁進，未來一定會過着一往直前的生活，跟自己喜歡的人長相相守。而且就算好像一對夫妻或情侶居住在同一個地方，每天也在見面，但相處也未必一定融洽，反而我覺得，大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，思念的感覺更加強烈，每天可能也期待下一次見面的機會。

所以我經常說要珍惜，無論是珍惜家人、朋友或是珍惜另一半也同樣重要。上星期有一位要好的女性朋友跟我說，某天在酒吧遇上的一位男生，大家好像對對方有好感，於是用了一個星期了解對方，結果在某酒店幹了那件事，而這個女性朋友已經完全奉獻給對方，還希望可以有機會發展下去，但這位男生好像幹了那件事之後便沒有再聯絡她，令她非常傷心，而且不知所措，因為最初對方給她的反應像是大家很有默契，而且像有着同一信念，就是可以有發展的機會似的。

而我這個人當然也會細心聆聽她的故事，還給了她一些意見。過了一星期後，她用上大概一千字的文章傳給我，他卻再沒有任何回應。我這位朋友發現對方已看了不回，令到她更加傷心。所以我覺得，有時愛情好像來臨了，但實際上只是曇花一現。

愛情其實沒有書本可以教導你如何面對，可能汲取多些經驗會懂得愛惜自己，就算遇到一些騙子或是玩家，也懂得怎樣調理自己的心情。其實不止是他們，這種思念相信也有很多人正遇上，不知道你們又有什麼方法去面對？不過還好，有思念的目標總好過沒有想念的人。

生活語錄

吳康民

讀魯迅的書

秘書通知，報紙的專欄已無存稿。過去寫專欄稿，一如廣東俚語所云：「如吃生菜」，立寫可就。現在年紀大了，思維遲鈍，想到一個題目，卻遲遲未能下筆。是腦子裡儲存的資料已告枯竭，還是自己文字的組織能力已走下坡，我自己也說不清楚。

寫稿說是先有腹稿，也是說，「肚子」裡有寫稿的「料子」，經過邏輯思維，組織成篇。如果肚中「空無一物」，如何寫出東西來？

肚子裡的「料」，是平時觀察世間事物組織而成。「料」從何而來？該是生活體會中來。我並不是不聞世間事，也並不是閉眼不觀察世間事物，應該「有感而發」的東西多着。只是年紀大了，思維頗覺遲鈍，組織材料，略有困難，因而寫稿沒有早年那麼順暢。但我不願服輸，不願就此停筆，總要在肚子裡擠出一點「墨水」來。

寫稿的原料，一是直接觀察，從個人的生活圈子中觀察事物，經邏輯思維組織成篇。二是綜合閱讀有關材料，觸動邏輯判斷，感應成篇。也許此說的兩者都有關連，由觀察而有感，由感思而不深入沉思，這種互動，是寫作的原動力。

我最不願寫應景文章。所謂應景文字，便是為酬酢而作，有皮肉而缺乏靈魂。此類文章，讀者甚少，倒不如作個四字題詞來得乾脆。

魯迅先生說：「一個題目，做來做去，文章是要做完的，如果再要出新花樣，那就使人會覺得不是人話。」(《文章與題目》)他又說：「寫完後至少看兩遍，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、句、段刪去，毫不可惜，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Sketch，決不將Sketch材料拉成小說。」

魯迅先生對寫作的評論不多，但十分精闢，許多話都應該是學習寫作者的座右銘。我在年輕時就讀魯迅的文章，覺得受益不少，而且愈讀愈有味兒。今天讀魯迅的年輕人少了，這是很可惜的。

今天，我們如何留住「清華溫度」

每年的考試季，都會湧現出一些高校的暖新聞。比如，小保安逆襲上大學，殘障人士上哈佛，為貧困生減免學費等。就像清華大學致甘肅考生魏祥的回信，「人生實苦，但請你足夠相信」，感動千萬網友，被稱作「清華溫度」。

「對於你來說，來路或許不易，命運或許不公，人生或許悲苦，但是請你足夠相信，相信清華，相信這個園子裡的每一位師生，因為我們都在為一種莫名的東西付出，我想這應該就是情懷。」

什麼是情懷？我想到了季羨林先生，當年他考取清華，家庭困難，故鄉清平每年給考大學的學子資助150元，他才得以繼續學業；我還想到了梅貽琦先生，清華大學終身校長，他的教育箴言令後人常常提起，「所謂大學者，非謂有大樓之謂也，有大師之謂也。」今日回望他們，我觸摸到情懷的肌理，那就是人性的光芒與教育的體溫。

也許，正是像「清華溫度」這樣的人文關懷沒有常態化，現代人才會群起圍觀，抑或者說，社會車輪滾滾向前的進程中，所謂的情懷，正在被消費或被稀釋，很多人才會如飢似渴。身體重殘，成績優異，父親病逝，家庭貧困，帶母上學，懇求接納，什麼時候，類似的新聞不再那麼燙手，那麼才可能看到社會進步的曙光。因身處困境中的「苦孩子」難以遮掩生活深處的悲情意味，他們需要的不是被幫助，而是一種平視，有尊嚴的融入……這就需要大學精神的重塑，有了精神才有了魂，才能接住情懷二字賦予的責任與使命。

說到大學，很多人會不自覺的想到西南聯合大學。重讀《南渡北歸》三部曲與《西南聯大行思錄》，再次體味那段艱難流離歲月中的大學時光，我依舊非常震撼。氣節、尊嚴、自由、靈魂，這些關鍵詞激盪着我的心，也映照着當下大學的精神之困。冒着敵機炮火，住着簡陋茅屋，吃飯省了又儉，「煤油箱子上的大學」卻營造出寬容融洽的教學空間，迤邐出百折不撓的治學精神，孕育出載入史冊的累累碩果。用學者張曼菱的話說：「老北大就是一壇百年老酒，酒底子是倒不盡的，它的醇香是遮擋不住。一逢機遇，就會噴薄而出。」西南聯大延續着老北大的血脈，是根性上的相同。

在一個教育創新、鼓勵創業的開放時代，象牙塔裡最後的一方淨土也變得烏煙瘴氣，學術造假、論文抄襲、科研薄弱、

師生反目、戀愛受阻等等，痛定思痛，何以造成今天的尷尬？有人說，這些問題應在大學之外，大環境被污染，象牙塔難以置身度外；但是，高等教育的社會功能與道德引領，去哪兒了？遙想當年，「每到周末下午，就看見老闆叫夥計上門板、關鋪面，主人和僱員都要趕往省師禮堂去聽西南聯大的先生們講課」，學風的浸染潛移默化。一所大學就是一座文化堡壘，當堡壘逐漸淪陷，整個社會將失去重心，才是最大悲哀。回望西南聯大，恰恰是我們精神回歸的渴盼及一種必要的理性喚醒。

張曼菱用「洋葱頭」與「堅果」，將西南聯大與當代大學作了生動比較。「西南聯大的組織結構好比是一個洋葱頭，它每一層的味道、性質完全一樣，一直剝到中心，最後一層仍是洋葱。這個洋葱皮和洋葱心是教授，裡裡外外都是教授，沒有阻隔，教授群體的層次構建了這個學校。而後來的大学，好比是一個堅果，外狀有皮、茸毛，乾硬的果殼，行政、教務、後勤、非教學人員很多，中心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機構，是一個堅硬尖銳的內核，它是主宰，而教授被人們忽視，長期以來地位和作用都不如前面的各種人群。」先有教授治學，才有學術自由，這是西南聯大的生命力所在。

書中的幾處細節，使我過目不忘。當年，清華校園被炮火圍困，物理系教授吳有訓和哲學系教授馮友蘭相約巡邏護校。身着長衫，戴着眼鏡，他們想要自己來保衛鐵蹄下的校園，這兩位教授沿着校牆，一同巡校。馮友蘭吟道，「如此星辰非昨夜，為誰風露立中宵？」護的是校園，何嘗不是我們最後的一厘米尊嚴？某種意義上說，教書是另一種護校，朱自清兒子朱喬生講述父親時，「我父親，他認為自己的任務就是保持中國弦誦不絕，就是讀書的傳統不要絕。」談起父親，他防止對當代詞語的使用，防止浸染往日事境，也防止干擾他們的人生。話語中流露出深深的敬畏與尊重。

在今天，講氣節，說傲骨，極易被人說成矯情，可是，氣節與傲骨，是一個民族永不褪色的豐碑。氣節是視死如歸，犧牲自己贏得家國尊嚴，聞一多遇難前，曾對妻子說道：「現在就好像一條船在海裡遇到了大風。這個時候，就需要我們在船裡的人，把舵掌握好，才有可能船不翻，到達彼岸。我們也撒手不管，就憑風浪吹打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我不堅持不行。」

他的死，地動山搖，乃大無畏。如果說知識分子的堅守是出於責任，那麼民間百姓的「不染」則是精神潔淨。「在蒙自有個老頭姓雷，賣稀飯，他不是一般的小業主，只知道賺錢，他不，他談論國家大事，有時候談談歷史上的掌故，很有文學修養的一個老頭。」人們稱他「雷稀飯」，吳宓親自點讚，「無名安市隱，有業利群生。」不難看出，有什麼樣的大學，就有什麼樣的民風。

葉公超獨具匠心的語言課，吳宓迎着戰火跑警報的生死論，半盲學者陳寅恪扶拐做學問的家國情，李政道甘當留學生的引路人，梅夫人上街賣「定勝糕」維持生計……自由、散漫、堅韌、嚴苛，連跑警報都能跑出愛情，親近自然，這才是大學的風骨。說到底，大學精神是社會之船的壓艙石，大學溫度並非一時的悲憫與寬容，而是源自獨立思想、科學管理、以人為本的長期滴灌，形成文化傳統和學術正氣，有了這些才會有大寫的「人」，才會鑄就一流的世界學府。相比之下，那些不擇手段改校名、變着花樣偽學術、一門心思爭排名等紛飛亂象，不過是雕蟲小技，精神萎靡，薄到一張文憑的厚度。

與其說我們樂見更多「清華溫度」，不如說希望西南聯合大學的精神血脈能夠傳承，西南聯大就是整個中國的靈魂坐標。「盡笳吹弦誦在山城，情彌切。千秋恥，終當雪；中興業，須人傑。便一城三戶，壯懷難折。多難殷憂國運，動心忍性希前哲……」弦歌不絕，猶響耳畔，而聯大精神，在我們腳下無限延伸。今天，我們談論「錢學森之問」、「黃大年之問」，其實，是在仰望高尚的頭顱和不屈的靈魂，繼而產生一股強大的力量。這種力量叫人變得心地柔軟，又精神磅礴，積澱足夠的勇氣和信念穿越漫漫黑暗甬道，駛向理想的美好未來，這就是信仰的坐標，或稱人生的錨定。



張曼菱認為西南聯大的組織結構好比是一個洋葱頭。 網上圖片

萃神

余似心

八十七歲的第一筆色彩

知道我喜歡畫畫的朋友，不時會說：「我沒這方面的天分。」又或問：「什麼人適合學畫畫？」我常回應：「畫派繁多，各取所需，任何人也有這方面的天分，什麼人也適合畫畫。」最近遇到一個好例子，證明我所言不虛。

一位好友三十多年來從未間斷地熱心當義工，近月為安老院的長者寫傳記，遇到一位八十八歲的黃本蓉婆婆，房間放滿她畫的畫，色彩艷麗，構圖吸引。細問之下才知道婆婆入住安老院之後百無聊賴，平時多以閱報打發時間，去年有一天她看到報章上有很漂亮的相片，於是拿起筆來臨摹，誰知愈畫愈起勁，職員見她畫得很好，便替她買來彩筆，自始便開始沉醉於色彩的世界，每天可以專注地畫兩個小時。

去年底，她入住的薈色園安老院舉辦藝畫展，黃婆婆的畫畫和其他院友的畫一起在文化中心的大堂展出。她做夢也未曾想過自己會開畫展！

黃婆婆說，她從未對繪畫發生過興趣，也不明白為何突然想畫畫，而且一發不可收拾。她笑說：「可能天意要我入住安老院就是要我好好畫畫！」

人的潛能真是不可思議，自己也不得而知，沒有引爆點，無適合的環境，又或時機未到，就算看到相關的事物也漠不關心。很多人在年老後才發掘到自己有某方面的潛能，可能年輕時忙於生計，沒有時間和靜下來的閒情去感受身邊的事物，反而在退休之後，更容易聽到內心的呼喚，有空閒的時間嘗試新事物。我們要學黃婆婆，別怕去嘗試！

八十八歲黃本蓉畫的《小鳥》 作者提供



網人網事

狸美美

心疼吃瓜群眾

上周某個夜晚，微信朋友圈又現刷屏爆文，題曰《北京，有2000萬人假裝在生活》。之所以說「又」，是因為如今的網絡，爆文頻現，而之所以單單把它拎出來寫，是因為它確有一些特殊的地方。

第一個特殊，其「爆」勢異常快速而迅猛。有媒體報稱，該文一晝夜間的微信點擊量竟然超過了500萬+，而且最後是以被禁收尾，否則點擊量還不知要創下什麼恐怖數字。而且有意思的是，不光這篇本尊點擊量驚人，由它還引出了多篇點擊量上10萬+的反駁文。在它橫空出世的第二天，不管寫得水平怎麼樣，只要題目裡帶「2000萬」字眼的文章基本都成了爆款。第二個特殊，如此火爆的文章，想必是雄才大略妙筆生花吧？恰恰不是。該文被諸多網友吐槽邏輯混亂、文字拙劣、立意不遠是陳腐而是根本沒有，按《鏘鏘三人行》嘉賓潘采夫的話說就是「一堆、一坨、(批判)都沒有地方下嘴」。

那天晚上，小狸也看了這篇奇文，感覺和潘采夫差不多，那一坨文字堆在那，彼此擰巴着，矛盾着，作者張先生自稱是個青年作家，卻每一段都表達着與自己前文截然不同的觀點和情感，讓人搞不清他到底是「哪一頭兒」的，到底想要說什麼。

本想一笑置之，但不想第二天卻被這篇文章以及各種「認真的」真、假、現在時、過去時、將來時的「北京人」大規模刷屏了。那些反駁文章中，有憤怒卻不擅文字的老北京，有混得不錯覺得「被屏絲」而異常不忿兒的新北京，有逃離北上廣表示理解卻嘲笑張先生「罵而不走」的前北

京，也有確實苦逼着卻有着迫不得已不能離開苦衷的現北京，還有更多的是在哪裡不重要、也沒什麼真實感情、只為專心蹭個熱點的偽北京……一時間，《北京有2000萬人假裝在生活》伴着《北京有2000萬人勇敢在生活》、《北京有2000萬人真正在生活》等等充滿手機屏。這個局面讓小狸始料未及，爆款不可怕，爛文不可怕，但如果爛文大爆特爆了，那真的有點可怕。這個可怕，不僅是來自讀者的鑒賞力又下降了，而且更多是來自太多人正被完全操控。

其實仔細梳理一下這個邏輯就會發現，這篇文章之所以點擊量異常大、回應文異常多，正是因為它邏輯混亂，沒有一個鮮明而完整的觀點、挑逗每一派的結果就是招來每一派的反擊，而光看文章題目就能發現，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，這篇文章在事實上集了各種爆款元素：地域炮、逃離北上廣、房價、土豪屏絲對立、出身、階級以及詩和遠方，以往這些元素擇一者便易成爆款，何況這一堆夾雜在一起。但問題是，惹了所有人的文章，其意義除了惹，還有什麼呢？不管是有意操控還是無意成形，事實結果都是500萬+的讀者為這篇爛文花了時間、耗了心思。在在乎關於這篇文章的感想討論中，最喜歡署名馬騰的網友一句言簡意賅的短評：「心疼你們被浪費的一個個15分鐘。」

寶文濤在談及這事時曾說有些問題他本不屑談，但後來發現如果人人都細究，時間長了公眾的認知智慧會降低。也許對抗反智是一個媒體人的天職，這句話給了小狸鼓勵，寫下了這篇本也不想理解的小理材，只因為心疼吃瓜群眾的那一個個15分鐘。

昨日

陶然

那個時候，因應當時情況，提出勞逸結合的方針，以免過度消耗體力。除開放高價食物，有錢任買之外，還放映許多電影。自然以國產片為主，還有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電影。當時，北京各電影院都掛着二十二位當紅男女影星的大頭像，俗稱「二十二大」。其中包括趙丹、于藍、孫道臨、王丹鳳、祝希娟、王心剛、王曉棠、崔嵬、于洋、張勇手、謝芳等人。我最喜歡的影星是王心剛，他與王曉棠主演過戰爭片《海鷹》及《秘密圖紙》，印象頗深。後來又出現《早春二月》，是根據茅石小說《二月》改拍的電影，由謝芳、孫道臨主演，雖然後來在文革中被批判，但在那時，內心頗為欣賞。謝芳其後還主演了一部《舞台姐妹》，遺憾的是，隨後文革爆發，她的演藝生涯也就過早結束了。我們再也無緣見到她在銀幕中出現。

光影世界

文革前夕，還在西四看過趙丹主演的電影，似乎是黑白片，好像根據小說《紅岩》改編，片名改成《烈火中永生》。已經不記得當中的細節了。以前看過他主演的歷史故事片《林則徐》，他的《目光炯炯》特寫鏡頭印象深刻，但這時似乎沒有那炯炯神采了。

中學時候，在六中國圖書館借過阿·托爾斯泰的《苦難的歷程》三部曲，後來還看過同名的蘇聯電影，但詳情也不復記憶。倒是在東四兒童電影院觀看也是根據這個阿·托爾斯泰歷史小說改拍的《彼得大帝》黑白片，有幾個鏡頭至今不忘。看來，電影也是一樣，怎麼讓人印象深刻，長久不忘，也許有技巧在；當然也與各個觀眾的心態、處境甚至記憶力有關。

有一次，為了去東四觀看一部蘇聯電影，回校時晚了，已過了閉校時間，只好拚命敲大門，卻毫無反應。明知傳達室大爺就在旁邊的室內睡覺，他愣是不開門，也拿他一點辦法也

沒有。無奈，只好另想辦法。同行的人說，攀牆過去！學校側門的那道矮牆並不難攀，於是，我們堆起幾塊磚頭墊高了，踩上去，一翻身，就先後翻過來了，安然落地。就在這時，巡警騎着自行車過來了，我們暗叫：好險！原來李達上將住在那胡同裡的一座平房。假如翻牆時給巡警抓住，那就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。

還記得在三里河工人俱樂部看過蘇聯電影《青年時代》，回校後有人高談闊論，說那是修正主義影片，我卻茫然不覺。同一家電影院，後來還看過《啊！海軍》、《日本海大戰》和《山本五十六》，這時已是文革中後期，供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內部電影。我印象很深的，是那幾張票得來不易，所有情節都完全忘了，唯獨給我那張電影票的手，無論如何，也是忘不了。

電影的聲音光影，陪伴了我的青春歲月，似近，還遠，留住了我的青澀記憶。